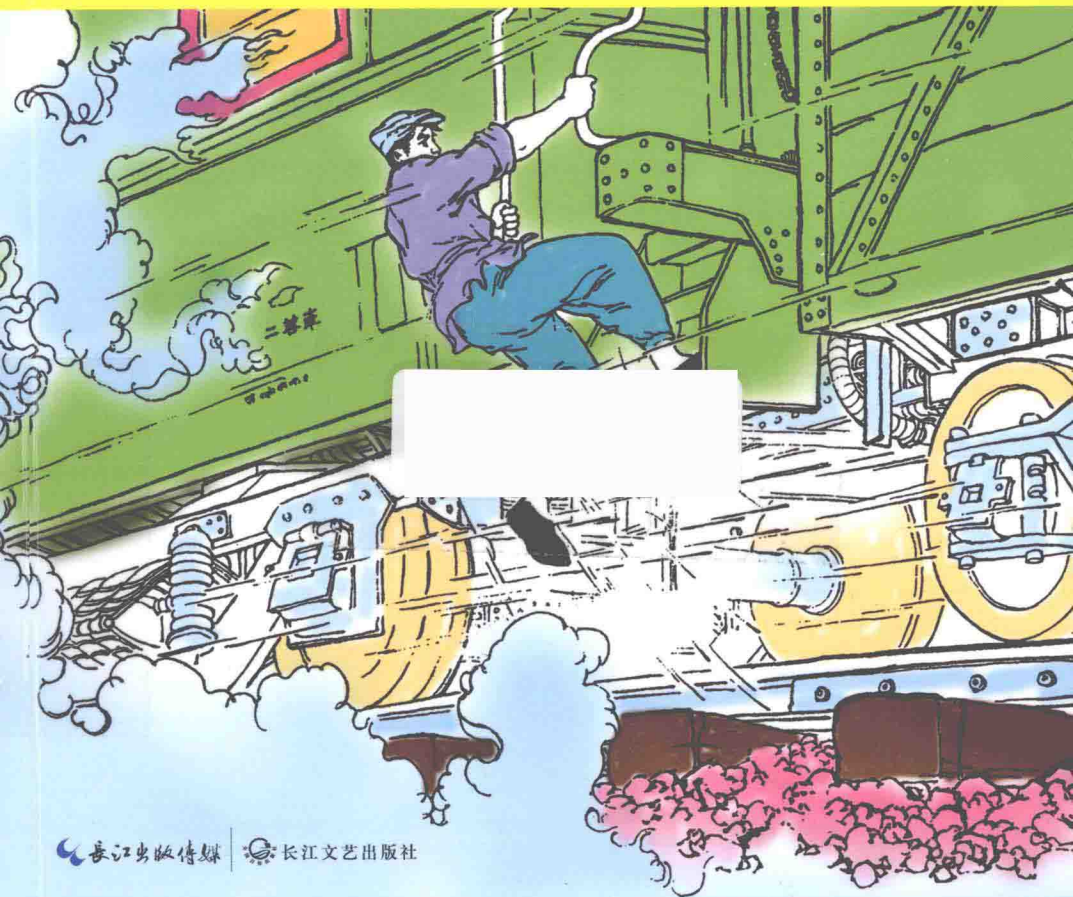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刘知侠 / 著 刘真骅 / 改编 韩和平 丁斌曾 / 绘

铁道游击队

教育部推荐书目 · 新课标同步课外阅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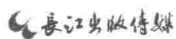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刘知侠 / 著 刘真骅 / 改编 韩和平 丁斌曾 / 绘

铁道游击队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道游击队 / 刘知侠著; 刘真骅改编; 韩和平,
丁斌曾绘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8
(儿童文学经典·名家插画本)
ISBN 978-7-5354-7974-7

I. ①铁… II. ①刘… ②刘… ③韩… ④丁… III.
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75806 号

责任编辑: 彭姗姗
封面设计: 泓润书装

责任校对: 陈 琪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 毫米×1250 毫米 1/32

印张: 6.7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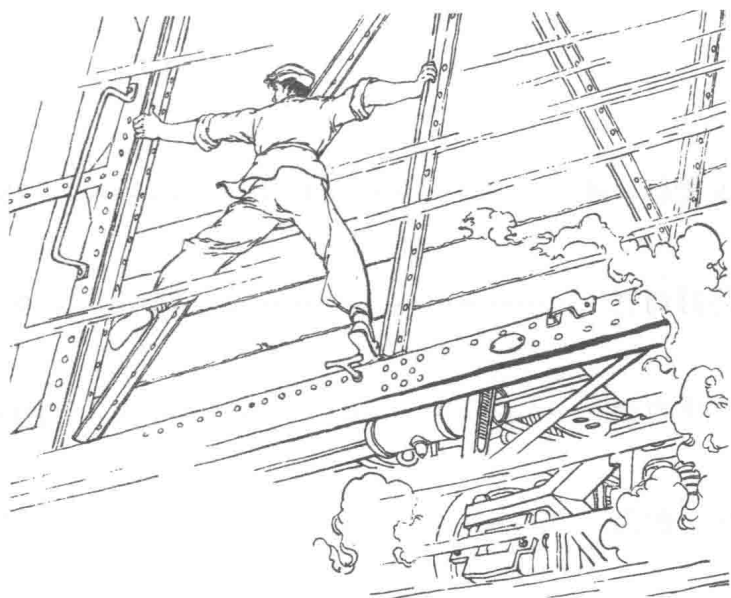
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84 千字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夜谈敌情	1
飞车搞机枪	17
血染洋行	31
票车上的战斗	44
敌伪顽夹击	60

反复辟斗争	76
巧打岗村	92
苗庄血战	109
湖上神兵	126
三路出击	151
掩护过路	169
抗日胜利	186
《铁道游击队》创作经过(节选)	
——和英雄人物在一起	205

夜谈敌情

鬼子来了以后，“中央军”跑了，共产党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，和八路军游击队会合，坚持鲁南山区的抗日战争。

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，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。一个叫刘洪，一个叫王强。刘洪坚决勇敢，王强机动灵活。他们都是当地人，自小在这里长大，不但熟悉煤矿，而且熟悉铁路，还练出了扒火车的本领。

这天傍晚，烟雾很大，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，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呼地蹿着火苗。远远望去，枣

庄像刚开锅的蒸笼。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，在电灯下闪闪发光。

西站在枣庄的西部，这里有个陈庄，百多户人家，大都是下窑的工人、车站上的脚夫。还有几家炭厂。因为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，车站上有鬼子，所以天一黑，街上就没有人了。

天完全黑下来以后，一个人影绕过两个焦池，来到一家大门前，推开门进了院子。

“老王哥在家吗？”

“谁呀？”一个浓眉方脸的人，眨着黑黑的小眼，从屋里走出来，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。黑影里，他看到的是一个农民打扮的人。

“我！从南乡来的！”客人走过来，抓住主人的手说，“老王！你不认识我了吗？”

主人是王强，二十四五的年纪，他把头伸到对方面前，仔细打量着，又拉到灯亮处一看。

“啊呀！原来是你呀！老周！真想不到呀！”王强扬着浓黑的眉毛，咧着嘴巴狠狠地抱住了老周的臂膀，把他拉到屋里说：“你先在这里坐一会，我去找老洪，马

上就回来!”

老洪就是刘洪，因为在一块儿时间长了叫顺嘴了，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。他和王强被派到枣庄以后，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。

不一会，王强回来了，一手提着瓶酒和一大包熟牛肉，另一手提了一包烧饼。

“找不到老洪！咱不等他吧。你饿了吧？一边吃一边说话，老洪回来会叫门的。你啥时回来的？山里怎么样？”

“我回来四五天了，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，从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，编为三营，我哥周震当营长。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，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部队又常和我们摩擦，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。咱们部队刚成立不久，武器不齐全，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在南山一带秘密地建立起一小块抗日根据地，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急情况时，跳过来休整一下，再投入战斗。要知道敌人在山里扫荡得越残酷，插到这敌据点附近，就越安全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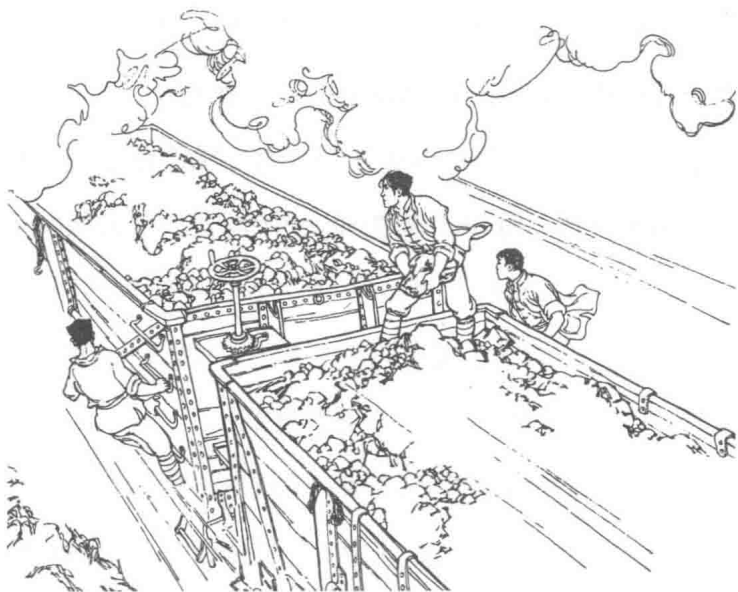
“对。”王强连连点头说，“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。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，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车上搞

些东西，接济接济部队。说实话，屯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……”

听到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，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，他笑着说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山里的部队的确很困难呀！你和老洪回来后，好几个月没有音讯，司令部很担心，生怕你们遭到危险……”

两个人谈了一阵，王强又向老周谈起他和刘洪回来以后的工作情况，他说：

“我和老洪从山里回来以后，干什么呢？‘吃两条线’，白天在这小炭厂当伙计；晚上，就约合一班子人，扒鬼子的火车。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条线吗？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铁路就‘吃两条线’呀！往年下窑出苦力，顾不上吃饭，我们实在饿极了，就扒上火车，弄下几麻包煤去卖几个钱维持生活！说起这帮扒车的人，都很有种，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，数老洪扒得最好。不过，有时在火车上遇到押车的车警，就得拼命。老洪脸上留下的一块疤，就是被车警打的。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，既可以割麻包上的绳子，又可以捅车警，这样一来，车警为了活命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打马虎算了。这帮穷兄弟



都很服帖老洪，老洪勇敢、讲义气，车又扒得多，能为穷兄弟撑腰，只要老洪一呼，说干啥就干啥，像一群小老虎似的。这次回来，他说搞鬼子的火车更应该！

“我呢？利用我父亲当初在车站干脚行的关系，也到车站去干了推小车运货的苦力。这样，我消息灵通，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，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都经我的手，哪趟车装什么货，我都知道。一遇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，他们去搞车，一搞一个准。

“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，鬼子在站台对面，又开了

一个国际洋行。从枣庄运出去的煤，从外边运来的东洋货，从四乡收来的粮食，都得经过这个洋行。

“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，都是在侵华战场上受伤的军官。听说大掌柜是一个大尉。我亲眼见到中国的财富，煤、粮食，像淌水似的不分昼夜地往外运，真心痛呀！他们三个鬼子杀够了咱们中国人，又来做买卖，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，养得胖胖的。

“洋行货太多，他们从车站上的脚行，抽出五十辆常备小车，每天到洋行听候使用，其中也有我。编队的时候，选二头，因为大头是鬼子担任，过去我父亲是老脚行头，大家都推我当了二头，每天领着小车队给鬼子装卸货。要不是为了工作，我才不干这个！”

老周说：“鬼子呢？”

“说到鬼子嘛，大部分住在公司里、车站上。洋街住着鬼子的宪兵队，现在正在南马道一片空地上修大兵房，看样子还有大批的鬼子要来。枣庄街还成立了维持会，大家连环保，一家出事九家受连累，居民都领良民证。鬼子天天在街上乱抓人，夜里冷不防就查户口。大队的鬼子，三天两头出发到山里扫荡，回来就绑着一串

一串的老百姓。送进宪兵队，很少能活着出来。还有送到大兵营的，那里四下用电网围着，光见用汽车往里边拉，就没有见出来的，就是枪毙了，也得有个响声呀！住在附近的老百姓，在夜里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声。以后从一个翻译官嘴里漏出来：这些运进去的中国人不是叫洋狗咬死，就是叫刺刀穿死。这是给新兵练刺刀，训练洋狗，你说鬼子多残忍！

“还有，煤矿上有个医院，鬼子占了改作军用医院，都换上了日本医生，中国人也留了几个，只是白天上



班,晚上回家睡觉。开头,这些中国大夫觉得也没什么;可是渐渐注意到一件事,就是早上去上班,手术室的地板总是刚用水洗过,可是墙角、手术台脚,都残留着血迹。天长日久都是这样,中国大夫感到很奇怪,并没有病人需要晚上开刀动手术呀!没过多久,这个谜就被附近的老百姓揭开了。有个老百姓晚上偷偷隔着窗户往外看,每天夜里都有汽车装着捆绑着的中国人到医院来,天快亮的时候,汽车拉出来的都是麻袋包,血顺着麻包往下淌,原来是鬼子拿抓来的中国人供鬼子医生作活体解剖!你说鬼子狠不狠?毒不毒?”

王强被怒火烧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,老周的脸色铁样严肃、沉重,他的心被王强所讲的鬼子的残暴所激怒。

沉默了一会,王强又说:

“你说,是个中国人,咱能忍了吗?老洪更是恨得直咬牙。我们出山时,带回了一支十子连发的手枪,我俩一有机会,夜里就去摸鬼子的岗哨,混过去,打倒就跑。人熟地熟,他再戒严、查户口也白搭。就这样,我们也干了几回,消消肚子里这股闷气。我见了鬼子掌柜,心里就冒火,心想:‘我啥时候杀了你们这帮东西,心里才解

恨!’一天夜里,我和老洪约了人就把三个鬼子军官杀了!”

“啊?杀了吗?”老周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说杀了三个是假的,杀了两个半,有一个没杀死,第二天又活了,这只能怪我,惹起以后不少麻烦来。”

“你说说,你们怎么去杀的?”老周说。

“我不是小车队的二头嘛,每天晚上大伙都换班回家了,我还得跟鬼子三掌柜金三结账。当天装多少件,卸多少件,工友们该领的钱,都由我和金三结账,他看时也留我坐一会,给我支烟,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:‘王的,你的好好干,以后我提拔你大大的。’我知道这是他拉拢我,好让我俯首帖耳,为他们效劳。有时我也帮他扫扫地,收拾屋子。日子长了,到各屋出出进进,鬼子也不避讳我。

“有天晚上,我和金三结完账已很晚了,大掌柜、二掌柜都睡下了,这个金三也打着哈欠想睡,我装着收拾东西,拖延时间。等三掌柜也睡下了,我把电话机偷偷地搬到离床远点的地方,就把大门倒挂上走了。当晚我找到老洪,把情况一谈,他说:‘干!可是枪不够,三个鬼

子，咱俩只有一支枪，搞不利索，洋行对过就是站台，并有流动哨兵。’

“我俩商量着去约彭亮，枪不够用刀砍！一把短枪再加三把大刀，对付三个鬼子正好，可是又一想，枪一响，鬼子听见后用机枪堵住门怎么办？商量了一下，进去都用刀砍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放枪。由我领路，半夜十二点以后，我们就到洋行去了。

“我悄悄摸到门口，他俩在拐角的黑影里等着，我把大门弄开，招手让他们溜进去，南屋的门是往两边拉的，我上去用力往两边一拉，拉开了，屋里的电灯雪亮，老洪和彭亮早跃进去了，只听噉里喀喳，鬼子一阵乱叫，等我进去时，两个鬼子已被他们砍翻了，另一个鬼子用被子裹着头，滚在地上乱叫。我急了，夜深人静，不能让他叫下去，一步上去，对着被子打了两枪。枪一响，我们马上就溜了。我们满身大汗跑回家里一听，车站上并没有动静。原来，在屋里打的那两下，被外边的火车声淹没了。车站上的鬼子并没发觉，事办得还很利索，真痛快，这三个日本军官总算受到了惩罚。

“第二天一早，我像没事人一样到车站去了。我点

了点人数,都来齐了,我说:‘走,到洋行看看,今天运啥货!’小车吱吱呀呀到洋行来了,一看,大门半开着,我心里有数呀!就约了几个人一道进去,先到账房,这里没有一个人,我说:‘到南屋看看三掌柜起床了没有。’一会工夫,只听一阵‘啊呀’声,有人跑了回来,‘二头,不得了啦!鬼子叫人杀了!’我故意装着不懂,问:‘什么事?大惊小怪的!’他们说:‘鬼子不知叫谁杀了。’我急忙站起来说:‘真的吗?哪有这种事!跟我去看看!’伙计们怕事,都想跑,被我喝住了:‘事到眼前,谁也不准跑!’我就往南屋走去。其实不看,我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,不过一进门,却使我大吃一惊。大掌柜、二掌柜都死了。可是金三却满头是血地坐在炕上。原来夜间我进去时,蒙着被子满地滚的正是他,我那一枪,只在他头皮上穿了一道沟,另一枪是从肋骨间穿过,没打中要害,当时他是吓昏过去了,天亮了又苏醒过来,他也不会晓得是我干的。所以我一眼看见他坐在炕上,虽然心里吃惊,可表面上没敢露出来,就假装惊慌地急忙跑上前去,叫着:‘太君,怎么了呀……’金三说:‘夜里来了土八路,王的,你打电话!’我马上打电话给宪兵队,报告洋行

出了事，又给医院打电话，叫派人来。不一会大队鬼子开来了，四下支上了机关枪。这时有些脚夫都偷偷溜了，可是我硬拉住几个人，院内院外地忙着。汽车来了，我帮鬼子把三掌柜抬上汽车，他临上汽车，看我累得满头大汗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‘你的好好的，我医院的出来，你干活大大的……’我说：‘好好的，干活大大的！’送他进医院了……”

老周完全被王强的故事吸引了，他松了一口气说：

“真危险呀！以后没什么事了吧？”

“没有什么事？”王强眨着小眼说，“危险的还在后边呢！洋行里的大掌柜和二掌柜的权力都比三掌柜大，赚钱很多，金三官最小，常干杂活不被重视。所以这一次他没被打死，满脑子金票飞舞，代替了伤口的疼痛。他完全被一个欲望所占有，那两个鬼子的死，他不但不难过，反而感到幸运，认为今后他就是洋行的大掌柜了，所以临上医院时要我好好干，就是拉拢我，今后为他出力。”

“这件事情发生后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都没有一点动静，车站上的鬼子像没事似的。第四天，我们这些脚夫